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旣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

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

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

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

皇之情亦因以自誠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

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正觀

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

正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

已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

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

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

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奸臣陰圖帝暗於聽

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樂至亡國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

若火始燄厥周公所以戒成王也况高宗

乎

五年九月帝誦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

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

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群臣以諫爭唐魏

徵傳上太宗疏陛下貞觀是以論闕失者日

之初導人使諫爭音諍是以論闕失者日

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

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豐水有芑武王

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

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餘極驩席上拜無忌

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

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

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

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

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

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

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

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

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

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

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書同命繩愆糾而

益見憚矣憚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

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

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

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

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

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

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

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

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

孔安國書傳臨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

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

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

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

幼孤而大節如此見上書曰知人則哲惟帝

其難之書臯陶謨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

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虚心求諫而身無諫者

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

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

罪大矣勣本群盜不學無識可為將而不可

為相唐本贊大業末罷讓勣年以輔少主同上

帝疾謂大子曰雨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置州

都督高宗立召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樞密遂為尚書右僕射居伊

周之地伊尹輔太甲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

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見音

現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

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

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

之三辰之青三辰日月星天所以警戒人君

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昭左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
禳之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彗德方國
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同亂民將流而許敬宗
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
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
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
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盖多矣亦可以為

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
多以為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
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
若果以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
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
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
經畧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鑿輿所至供億
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

群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
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遂唐本傳

照愛州刺史卒韓瑗貶振州卒王崇曰長孫

武后遣使殺之米齊坐貶庭州卒無忌之死唐本傳無忌詔削天下以言為諱

久矣而高宗責群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為

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

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為之及其溺於

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無忌高顧

命之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

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以先帝遺言

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以先帝遺言

至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涼州之

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音

異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口能聽諫而謹

其細行書終繫大惡行去聲亦不免溺於大惡

也字惡如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禹曰我見房杜平生勤
苦僅能立門戶遺不肯為復無餘吾有子孫今

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積易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早辨也君子如

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

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

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

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唐本傳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

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

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願命之臣

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人帝意遂定而主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

武氏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等死皆由此故云殺忠臣

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群不逞以起兵以興復

為辭而希覲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

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

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父相官爵

毀冢藏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

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

孟子離婁父子之

間不責善責善則離

離則不祥莫大焉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

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

何異於夷貊乎

人貊也

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

位善禪音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

可謚為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

所以為贈謚也父没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

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謀篡國

醜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

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

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

從幸合璧宮遇醜薨唐曆云弘仁孝英果深

為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

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醜按李泌對

肅宗云孝敬皇帝為太子監門仁明豈悌天

后方圖臨朝乃醜殺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

蓋據此及唐曆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其後

今但云時人為天有醜之疑以傳疑

明皇追謚寧王憲唐讓皇帝憲傳帝以憲推

不稱乃追代宗追謚建寧王俟唐承天皇帝

謚讓皇帝追代宗追謚建寧王俟唐承天皇帝

曆元年有詔以侯當艱難時肯定大謀以此
排衆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
爲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以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
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怨曰義
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
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
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
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

高宗舅長孫無忌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固
言不可後既立嘲之敬宗言無忌反遂下詔
削官爵置於黔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
州卒出本傳

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牽嬖陰外劫
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
皇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
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

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
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
預立永平玉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
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
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
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
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
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

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
縣太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卽將募人迎
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
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勳率兵拒之冲爲
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九月太后遣麴

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
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于元軌江都
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爲
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
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
汝南王煒鄱陽公誼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
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
王璿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

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
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
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
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
亶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穎等
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
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
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

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
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
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太廟
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
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
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為
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
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
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
地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
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
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

享於通 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
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
秋七月享於通 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
月甲子享於通 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
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

月爲十一月十月爲止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
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
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
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

彥範袁恕已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昭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春秋

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若陽州齊

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年同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在魏郡戶少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乾侯居于鄆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十一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月十五年

至三十八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下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

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况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評拜為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為附馬都尉侍中旬日間賞累鉅貴振朝廷常與上起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閣兄弟侍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閔進曰天下乃高祖天

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其臣亦可廢

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

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天下者唐之天下也

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黜武

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

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

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

執不奉詔蘇珣等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

時令

令去聲

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

曉廣州都督周仁執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

愚闇

闇與同

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

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即笈上言韋后宗楚客

將為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

軍燕欽融復上言

燕平聲

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

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廷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

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

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

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快

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始之初六曰繫千金柅貞吉有

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始之初六陰柔之始

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

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

人放而不制夫音其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

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怏怏不悅
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為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
而復位復位六年為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
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
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語為未聞以女子為女

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
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
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

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

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旣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

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
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
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
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衣緋
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

變祖宗之舊也
更音羹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

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

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

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

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

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陰始疑也而輕變太宗之

制崇寵宦官增多其負自是以來寔干國政

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

元書曰監于先王憲其永無愆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傳

曰監于先王成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為相嘗奏請序進即史帝仰視殿室

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

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
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
即史甲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
中為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
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崇

勞於求賢古者疇咨書堯典帝典疇咨
逸於任人食諧書堯典帝典疇咨
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然後用之
賢馬然後用
之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書大禹謨任賢乃

可以責成功明皇既州姚崇而委任之如此
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
冷陁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

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音契
當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

爭去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
使之將兵相將並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

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

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

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強去

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

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諂以歸

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

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

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工遊在禁中拜

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

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謂之五王帳宋王成

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

之故讒間之言問去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故友於兄

弟思齊詩刑於寡妻至睦於太姒太姒文故

慈於子孫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

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

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

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

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

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唐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而唐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當

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以不定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

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

不宜更讓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故明皇之心楚王為皇太子玄宗始封楚王

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足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

嗚呼苟能克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

子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

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克其類也孟滕文公

其類也苟不能克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

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

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

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

未為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

職論一相一相者擇一使而使之使上主有

而兼率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

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

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

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

者相之職也察使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

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馬荀苟相得其人

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

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

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

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

軍揚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

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愆不得為剛語五子曰

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愆焉得剛焉於度切宋璟所以能剛其唯

無愆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為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

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

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

徼倖報切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即將靈荃慟哭

而死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

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

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

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

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

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

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萬章弗與

與治天職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

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相亮切詩書著矣漢

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

為起在輿為下前翟方進傳丞相進見王所

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傳所以

節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

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俵求賢俊委政群

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

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彼小人者惟

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書臯陶謨何憂

壬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

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

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

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

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而兼節制一道此開

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十三子

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夫宰相百官之首也荀

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

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一書咸有

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

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前韋元成傳詔王者

祖有功德宗有德元成奏商之三宗商三宗中

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

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過其

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

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

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

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貧色優為之制逋逃

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

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
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蔽於民秦孝公用商
君廢井田開

所後世最為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

其法寔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

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悅兵農既分其後卒

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

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

補其弊而已前董仲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

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

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

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
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
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
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
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
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

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
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帝
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駉牝三

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駉牝三千

云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

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邠而有

禮制國有三美之非大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

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

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

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上馬

之所生左昭二年冀之土北馬之所夫馬必

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北地故稍遷之

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

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強也左昭四年

多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僖十

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

其水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

憤興外疆中乾進退弗可唐養馬於隴右非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德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
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勝
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為曰太子

貳國太子君之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
爵也而以為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
然不正之禮不足為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
乾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
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
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

勞之日也勞之曰也我劬勞乾曜等乃以人主

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
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
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

君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為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

力士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

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

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十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

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為中黃門

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顯為僕射元帝即

顯位顯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

顯中顯為人典事中人無外黨情專可信任遂委

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決貴幸傾朝皆敬事

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至使省決章奏

一跡諸附麗者皆得解位

以萬機之重委之閤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

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林甫傳武

南因高力士出三思家迹其禍亂所從來者

武請以林甫代為相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榮人

君可不慎其細哉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

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

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

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爲切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

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讐孝經九性道天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帝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灤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

抑外戚唐肅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

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后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餠中進藥中宗崩睿宗方為相王

子臨淄王誅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

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

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盡眉軍

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焚珠玉錦繡唐本紀

中及后親族皆斬之唐本紀焚珠玉錦繡唐本紀

三年九月丙寅唐本紀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

侈求長生悅襪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召号太真

得幸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儀躡與皇后等又

天寶九載實貞符命張均等徃求得之時帝
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奏表
無虛曰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淫女禍韋
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
一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大平及侈心
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而溺其所甚
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以一
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以一人
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
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為庶人尋賜死七
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
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

巢其樹於是百官以樂致刑措幾平上表稱賀

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
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
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

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
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

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廷尉斯等與博士

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秦王秦王最貴位等

稱曰朕上尊號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曰

皇帝他如議制曰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

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太初始有陳

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國陳聖

德周宣驕恣自稱天元號北後周宣帝高宗稱

天皇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十

尊號之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

著以為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

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

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

宮相見帝遣使求得於盤屋音庚式樓觀山間

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

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

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揚雄曰人心其

神矣乎楊問神篇人心其神人之有夢也蓋

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
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也
何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
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命高宗夢得說伊百上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土作書曰以台政於四方惟恐德弗
類恭默思道夢帝賚子良弼以代子言乃當
厥象伴以形旁求天下說藥博巖之野惟肖
爰立作相王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
置諸左右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
其祖也玄元皇帝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

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恠之語日聞
事並見論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
天寶間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
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
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
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
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
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

唐崔殖傳文帝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

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

之君不能持盈天下

子能驚詩太平君

於其安

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

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

悟也豈非好大多欲

報好呼

任失其人之欲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

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

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函谷

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

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廟丙申合祀天

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

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

明皇崇老喜僂故其大臣諛小臣欺盖度其

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

則小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

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皐繇為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大理所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

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官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恠神以罔天下言之不
作愧作也語十四其難而居之不疑語取仁

仁而行違
居之不疑
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

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

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詔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

崇嵩御吏乘屬在廟勞吏卒咸開呼萬歲明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

皇乃自為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

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

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

娶左衛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

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為壽王妃八月冊

太真為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臺詩刺

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為伋娶於齊女

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朔惡烏故切取去聲

於宮中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

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矣臣語註君為

子綱夫為妻綱其何以為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
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
厲兵秣馬秣音未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
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
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
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
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
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
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似無功必

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
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
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
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
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
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
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
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
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

有益

書旅獒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以所得易所亡不

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

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

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

黽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

予音與撓奴教切

使讒

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

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

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

畧如何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

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

夷之心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

則慶思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

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無統矣李林甫欲杜

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

將怯常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

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

唐鑑卷九
能為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仲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

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

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君子先知

抽之勤勞杆音軸機絲軸也故取之有制而

用之有節明皇暴歛而橫費之橫去聲其不愛

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
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
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
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貞大
聖皇帝寶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十三
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
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享太廟上高祖
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
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
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
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
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

而已既稱天以誅之

唐韻曰誅銘誅音壘述前人之功德說文曰誅

也謚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
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
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
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安加之則是誣之

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

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

表記行之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

多為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

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

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

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

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趙齊楚漢

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志武功皆雄才之主

也及其為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

惟恭儉寡慾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

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鮮先切明皇不

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患幻音其神明

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
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幄帟器皿帟音充
物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
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
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襜褕裏祿山襜居
使宮人以綵輿昇昇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
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

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
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

其將為_{左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
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虎狀

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

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

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剥中鉷胡切歲貢額

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

皆不出於租庸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鉷為能富

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

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

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

中鐸凶險不法鐸何切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

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

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詬之私庭鉷又

殺之鐸所善邢緯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

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鉞捕之鉞意鐸在絳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絳絳格鬪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鉞必預謀救陳希烈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鉞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一本作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

利百物之生而天下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

壅則所害者多史周紀厲王好利而不知大難大利百

室其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

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

休惕懼怒之來也今工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

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君用周必敗

士諂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遺去所以均天地之施也大聲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

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

記大學傳其有百乘

有盜之臣寧

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

鮮先典也

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

謂善終也

貨志武帝時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

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矣元封元年為

治粟都尉領大司農斡天下塩鐵盡籠天下

貨物從上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息

乃弘羊天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

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其融既

上心百姓愁怨有司寢失職自融始其融既

流死巖州卒而韋堅揚慎矜王鉷繼起又益

甚之開唐本傳贊宇文融韋堅揚慎矜王鉷皆

運承恩或以聚貨得倖或以剝

下獲寵負勢自用人奚敢違

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

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

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

唐本傳楊炎執政旻天下以爲冤况其非道

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

富國管仲以魚李悝之平糴魏文侯李悝作

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

民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所歛中糴一使

足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壽昌白邊郡也
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以穀賤時增其價
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使之不為培克上下皆

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二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均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均為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水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諱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

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
初學記中

書令漢武所置出納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

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

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

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六月劔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蓋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

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害深

也管子法合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也門庭遠於萬里令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

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

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

十萬而不得知喪去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

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

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

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為太

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
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
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
喪師又邊將擁兵大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
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
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維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
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峴音厲峴
乎面反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

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
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
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
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
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
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姚宋相去聲邊事付
之將去聲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
賢能巨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

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絕

唐李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

權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

者補闕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

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

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伏馬乎終日無聲而飲

三品賜豈一鳴則黜之矣後雖以妄言為實

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許路絕

以實言為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

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

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

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

力士惟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

不忍噤默

噤巨禁反說此非其忠義過人蓋

文曰口閉也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

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

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

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
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
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
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十人巡選精兵千人

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

人一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為薊州薊音計中

原瓦解中原中國也前徐解而顏杲卿首謀常樂傳書土崩瓦解

山真卿唱義於中原唐顏果卿傳安祿山表果卿為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待真卿在平原素聞逆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遣盧逖至常山約起兵

張介然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介然張

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屯不三日賊已渡

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士聞鉦鼓聲皆

日城陷不能介然於軍門李愬盧奕蔣清死其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

數日薄城塹緩士卒將遇賊西鋒祿山度河不

執愬而入殺數千人矢着關門賈賁以一尉討

賊時為平父尉與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

鷹揚於朔方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

揚也周武王時太公亦稱鷹揚李光弼電擊

於河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莫知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

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

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况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

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列文詩無競惟人四方其

訓之毛氏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疆乎惟人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

侯順其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

李福德領之乃募萬人屯灊上令杜乾運將之

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

灊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

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為未

可國忠疑翰謀已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

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

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

祐進克潼關蕃將大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

信其言

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

呼為姨封韓號素與國忠鄭夫人出入言掖恩

寵褒天下號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拜國

忠方相先是國忠激祿山反又促哥舒翰出

故因再發之欲以其言為信兵潼關恐其為已不利動為身計不顧社稷

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

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已而不利於人則

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

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

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

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

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

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

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開廐馬

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

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

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

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况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旣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屬曷反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湏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

之則為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君之尊亂

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

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述大

一曰皇祖有訓云云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先士

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

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

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

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蘆禍心固非一

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

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

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

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

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

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

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

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

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誅

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債軍降

虜降戶切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爲後法肅宗以

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

唐自高祖

武德至胎宣帝天祐九二由漢以來享國最為

長久然三綱不立語疏君為臣綱父

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

化下無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

下記大學欲齊其身其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

也語十三共身正不令而唐之父子不正而

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

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

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

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群臣皆懈

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為先史

世家趙襄子與韓魏之國攻晉陽歲餘引汾

水灌其城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

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

夜使相同私於韓魏合謀以三月丙

戌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

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

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肅宗之在朔方

唐室危如綴旒鄭旒氏商頌長發詩箋云綴旒喻

其易絕亦如此唐李勉不以正路夷險易其心
家之危也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
夷如字

莽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瑄瑄鳥官切喜賓客好談論

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

進明與瑄有隙言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

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帝由是踈

之瑄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

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瑄請自選

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

軍旅瑄為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

瑄分為三軍以南軍北軍為前鋒十月二軍遇

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

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聲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

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

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瑄自以南軍戰又敗

帝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瑄

如初瑄惟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聲而瑄多稱病不

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
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
年罷琯為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
既踈之而猶以為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
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為
已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字下同君不知其臣臣
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未成天下之務
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

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

娣音弟

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令刻
乾樹鷄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

見解

上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

史越世家吳王夫差擊越敗之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

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而於軍旅之中

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

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即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

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

謂之亂政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

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

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

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

濫假名器左成二年謹名與輕於糞土此亂

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統強不亦宜乎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

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
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葉攝音欲如
約倣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
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
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
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為之鄉導府庫及士
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倣患之父老請率
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

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
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

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為遠謀語十三欲至

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

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書牧誓武王與

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鬃微盧彭濮

人孔安國云八百皆蠻夷戎狄蜀文王者國

名羗在西蜀鬃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
在江漢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
國之師制之使為犄角之助而已春秋傳三

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肴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倚之不切陳故言及倚居錡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

成功

倚靠也

與之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帝着之帝伏地頓首故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

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嚐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

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今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泣耳日則辭

帝服避馳道屑屑馬為末禮以眩耀於眾豈

其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奸謀遷其父

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唐張

庶人傳乾元初立為后稍豫政事與李輔國

相助多以私語撓權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

端午日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

我念之無惟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

下帝泣然涕下而制女后卒不敢謂西宮事

亦見下上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國妄言於

帝曰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恐不

帝不寤上皇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上

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上

皇案行宮中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

迎乘輿還宮中太上還西內且臨危則取大

自是快快不豫至棄天下

利居安則取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孟子

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歡

而問無齒決孟子謂之察放飯流歡而問無齒

飲此之謂不知務總麻三月謂既不能念三年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江切李光弼以

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

圖之又勸帝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

之喪而察察於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

流歡為大嚼而計較於齒中餘肉皆致其小

忘其大者喻肅宗不其肅宗之謂乎

念上皇而愛其公主

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
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
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
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
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
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
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
恩所爲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

義而已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
况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
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
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
之志終爲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
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爲盜
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勝則反側
之人反側不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
亂長丁非所以弭亂也也既失信於已降

亂

長丁切

非所以弭亂也

也

既失信於已降

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姦同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相禹曰風沙衛殿齊師殖綽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軍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預

云春人殿師故以為辱大以諸侯之師使闔

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

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

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

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

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

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屈彊不受命

名應謚識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

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爲亂然展方握強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岷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岷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陵與岷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岷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岷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延恩奔壽州岷引兵入廣陵岷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岷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旣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穿掘畧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

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信失藩臣背

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書仲虺之誥民

云民之危險若陷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隆塗炭孔安國

流墜火無救之者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

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

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

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

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

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

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為陽為剛臣

見制於輔國張后故為肅宗不君故制於小

陽制於陰剛困於柔人女子不能讎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

不敢其况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

建子月為歲首月皆所建為數音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

號更亦改平聲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畏鬼神

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男巫曰覡胡狄切以天

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旼表稱有尼真

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

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

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為

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書曰刑乃天通命重黎絕

地天通罔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誣天

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下

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

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

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

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

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輔國元

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
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使去
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
敬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儻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唐本

傳輔國以開奴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

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歿張后二王
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
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瑱

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呂

諲諲音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

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

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茂音

密表瑱倔彊難制倨渠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為

然乃以瑱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云寵任

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

瑱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已代宗欲姑息無

事復以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既得密敕
即率麾下二千趣襄陽趨與瑱以兵逆之也
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
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詔鎮此因取敕及告
身示之茂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
追擒茂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
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
皆朝廷易置易如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

臣節而行裴茂篡奪之謀使茂克瑱而代其
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跋扈強梁之稱夫藩
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
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唐鑑卷之六

十一



